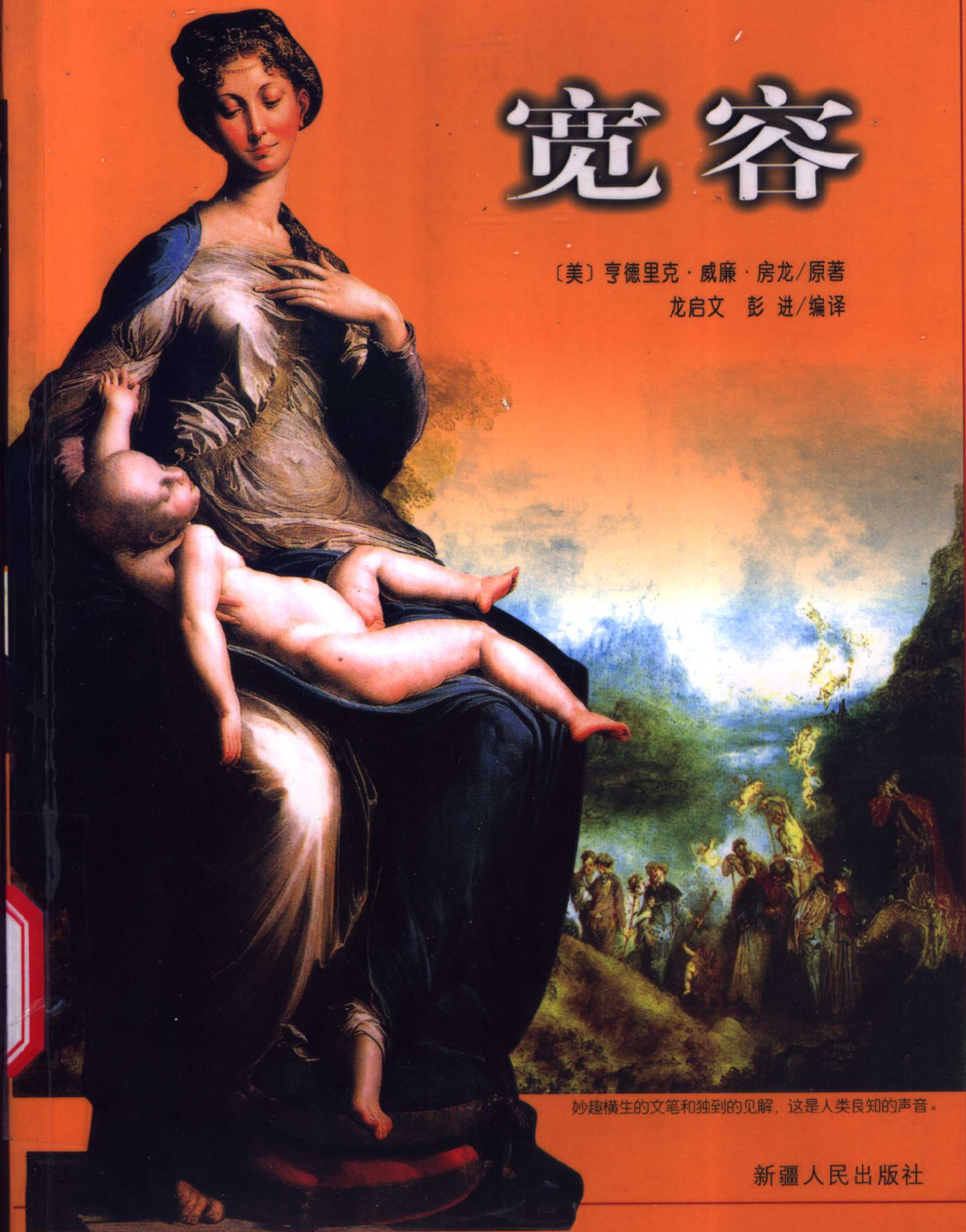


赏心悦目的精美名画 精彩绝伦的名家经典 璀璨辉煌的历史画卷
演绎鲜活的人类文明史

【人类文明故事】

宽容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原著
龙启文 彭进/编译



妙趣横生的文笔和独到的见解，这是人类良知的声音。

新疆人民出版社

宽 容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著

龙启文 彭进 / 编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容/龙启文 彭进 编译.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11

(人类文明故事)

ISBN 7-228-07667-2

I. 宽… II. ①龙… ②彭… III. 宗教史—世界

IV. B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87883号



宽 容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原著

龙启文 彭进 编译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电 话: 总编室: 2825887 发行科: 2816212
印 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787×1092mm 1/18
印 张: 13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ISBN 7-228-07667-2/B·268 (全四本) 总定价: 192.00 元



人 类 文 明 故 事

总序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

那些古老的文明都有同样古老的历史承载着。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比文明更能体现人类沧桑历史的延续性，我们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视角来观察人类发展的足迹。

文明是持久的，它在延续中演变。文明是动态的，它们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而且众所周知，它们也会消失，时间会将它们悄无声息地湮没。

我们站在新的千年的入口处，光彩夺目的现实使我们有理由为人类描绘更为辉煌的未来。然而，阳光之下的阴影却让我们无法释怀。

当东方与西方相遇的时候，彼此都感到陌生而惶惑，在同一片天空下，原来我们如此不同。

让我们躁动的心安静下来，我们听到了从历史深处传来的智慧的声音。一切的战争，一切的喧嚣，都在瞬间黯然失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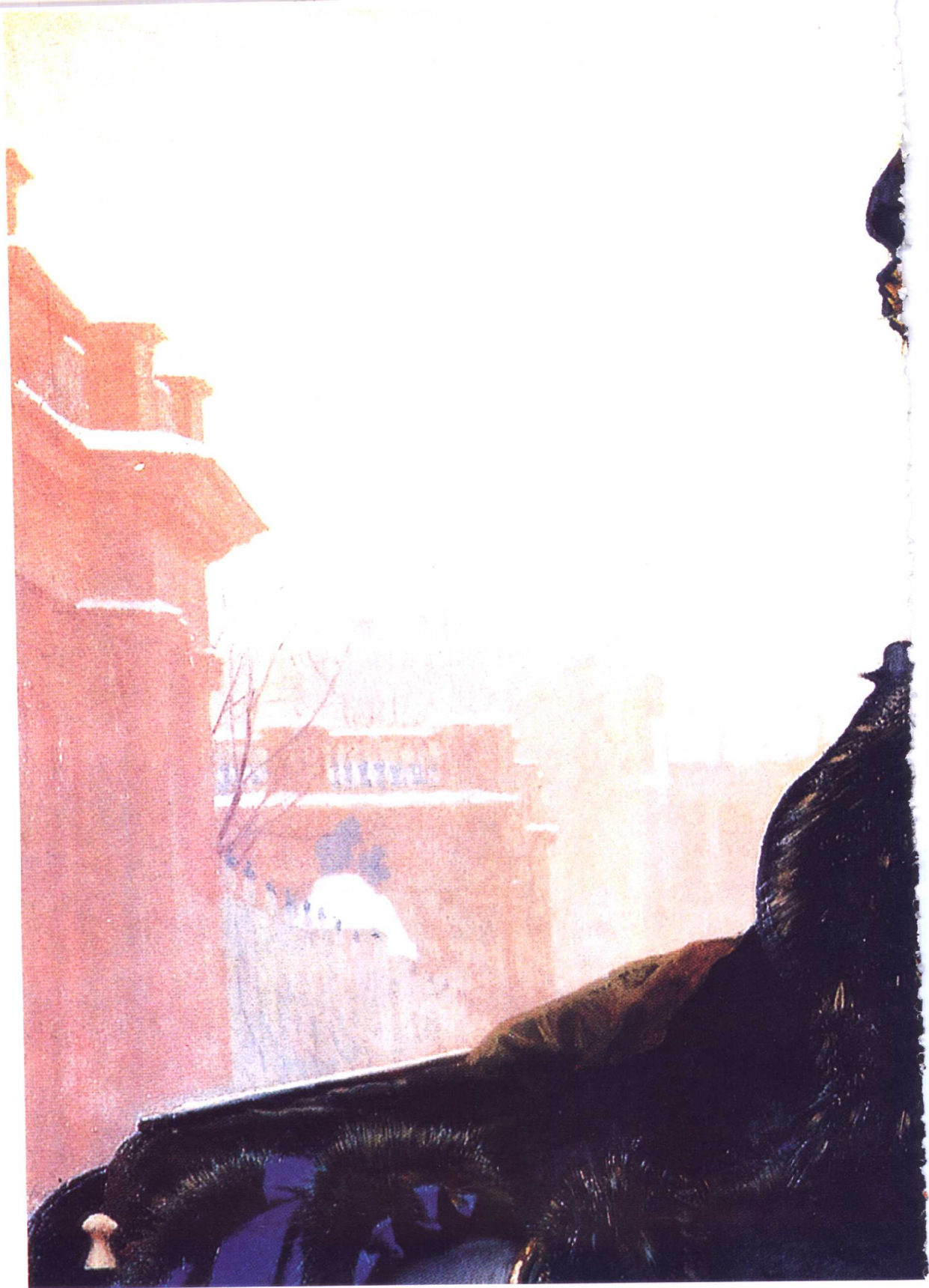
人类总是不停地在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有两只眼睛，一只注视着未来，而另一只，我们留给过去，在阿拉伯的沙丘之下，我们拾起了一面古老的镜子，在那里，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

我们重新发现了世界。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文明也是一面镜子，它是历史之镜，我们面对它，看到的却是未来。











目录

序言		1
第一章	无知的暴政	5
第二章	希腊人	11
第三章	禁锢的开始	35
第四章	上帝的晨光	42
第五章	囚禁	55
第六章	生活的纯洁	61
第七章	宗教裁判所	66
第八章	求知的人	77
第九章	向书开战	84
第十章	关于一般历史书籍，尤其是这本书	88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90
第十二章	基督教改革运动	96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105



PA45/52



第十四章	拉伯雷	115
第十五章	旧时代的新招牌	122
第十六章	再洗礼教徒	137
第十七章	索兹尼一家	143
第十八章	蒙田	150
第十九章	阿米尼斯	153
第二十章	布鲁诺	159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163
第二十二章	新的天国	170
第二十三章	太阳国王	179
第二十四章	弗雷德里克大帝	182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184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196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不宽容	201
第二十八章	莱辛	207
第二十九章	汤姆·佩恩	216
第三十章	最后一百年	219



序言

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快乐的生活。

永恒的山脉向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蜿蜒延伸。

知识的小溪沿着幽深荒芜的溪谷缓缓地流着。

它从往昔的山脉中流来。

它消失在未来的沼泽。

溪流不大，不像江河那样波澜滚滚，但对于需求微薄的村民来说，已经心满意足。

晚上，村民们饮毕牲口，灌满水桶，便知足地坐下来，平静地享受生活。

守旧老人们被搀扶出来，他们在阴凉的角落里度过了整个白天。他们在那儿对着一本神秘莫测的古书苦思冥想。

他们向儿孙们唠叨着古怪的话语，喋喋不休，可是孩子们却只是惦记着玩耍从远方捎来的美丽的石子。

这些字眼的含意往往模糊不清。

古书的意义含混不清。

不过，它们是由一个已不为人所知的部族一千年前写下的，因此神圣而不容置疑。

在无知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

谁胆敢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遭到正人君子的鄙弃和冷落。

所以，大家都和睦相处。

然而，恐惧总是使人们忧心忡

忡。要是得不到园中那一份果实，又该怎么办呢？

深夜，在小镇的狭窄街巷里，人们低声谈论着情节模糊的往事，讲述那些敢于质疑先辈的人的故事。

这些男男女女后来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另一些人曾试图攀越那遮天蔽日的峭壁高岩。

但他们陈尸在山崖脚下，白骨累累。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

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快乐的生活。

外面无边的黑暗中，一个人正在爬行。

他手上的指甲已经磨破。

巴别塔

勃鲁盖尔 油画 1563年

人类从降生就盼望着能进入到永恒，这座塔就是人为自己搭建的一个通往天国的梯子。然而上帝使人类语言不通，通天之塔成了人类不可企及的梦想。叛逆和守旧之间似乎也永远隔着这样一道沟通的墙。



他的脚上缠着破布，布上浸染着长途跋涉留下的斑斑血痕。

他跌跌撞撞来到最近的一间小茅屋前，敲了敲门。

接着他昏死过去。借着颤动的烛光，他被抬上一张吊床。

第二天早晨，全村人都已知道：“他回来了。”

邻居们站在他的周围，摇着头。他们早就知道，这样的结局是注定的。

对于胆敢离开山脚的人，等待他的只有屈服和失败。

在村子的一角，守旧老人们摇着头，低声倾吐着恶狠狠的词句。

他们并不是天性残忍，但律令就是律令。他违背了祖先的意愿，犯了弥天大罪。

他的伤口一旦愈合，就必须接受无情的审判。

守旧老人本想宽大为怀。

他们没有忘记他母亲那双奇异闪亮的眼眸，他们回忆起三十年前他父亲的悲剧，他在沙漠里失踪了。

但无论如何，律法毕竟是律法，必须遵守。

守旧老人是它的铁面执行者。

守旧老人把漫游者抬到闹市里，人们毕恭毕敬地站在周围，鸦雀无声。

漫游者由于饥渴，身体还很衰弱，人们让他坐下。

他拒绝了。

他们命令他闭嘴。

但他有话要说。

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守旧老人们，两眼搜寻着不久以前还与他志同道合的人。

“听我说，”他恳求道，“听我说，大家都高兴起来吧！我刚从山的那边来，我的脚踏上了新奇的土地，我的手感受到了其他民族的抚摸，我的眼睛看到了奇妙的景象。

“小时候，我的整个世界只有父亲的花园。”

“早在创世之初，花园东面、南面、西面和北面的疆界就定下来了。”

“每当我问疆界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人们就不住地摇头，发出嘘声。可我偏要刨根问底，于是他们把我带到山崖下，让我看那些敢于蔑视上帝的人的累累白骨。”

“‘骗人！上帝喜欢勇敢的人！’我大叫道。于是，守旧老人走过来，对我谈起他们的圣书。他们解释说，上帝的旨意已经决定了天上人间万物的命运。山谷是我们的，为我们所有，归我们支配，野兽和花朵，果实和鱼虾，都是我们的，听从我们的安排。但群



巴别塔

多雷 铜版画 1860年

这幅铜版画把巴别塔高耸入云霄的气势刻画得神秘、准确。那突然忘记语言而陷入孤独与痛苦的工程师的处境，正是无数人类先驱遭遇到的处境：周围的人们仰望着他，却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

山是上帝的，对山那边的事物我们无从知晓，直到世界的末日。”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他们欺骗了我，就像欺骗了你们一样。”

“那边的山上有牧场，牧草同样肥美；那儿的男女有着和我们同样的血肉，城市有着千年的历史，它辉煌无比，光彩夺目。”

“我已经找到一条通往更美好的家园的大道，我已经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跟我来吧，我带领你们奔向那里。上帝的笑容不只是在这儿，也在其他地方。”

他停住了，人群里发出一声恐怖的吼叫。

“亵渎，这是对神圣的亵渎。”守旧老人叫喊着，“要让他的罪行得到应有的惩罚吧！他已经彻底疯了，胆敢嘲弄一千年前定下的律法。他罪有应得！”

人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

人们砸死了他。

他们把他的尸体扔到山崖脚下，借以警告那些胆敢怀疑祖先智慧的人。

没过多久，山谷里爆发了一场特大旱灾。潺潺的知识小溪枯竭了，牲畜因干渴而死去，庄稼在田地里枯萎，饥荒笼罩着无知之谷。

不管怎样，守旧老人们并没有灰心。他们预言说，一切都会变好的，因为他们的圣书上是这么说的。

况且，他们已经很老了，只需要一点点食物就足够了。

冬天降临了。

村庄里空荡荡的，田地荒芜。

半数以上的村民由于饥寒交迫已离开人世。

活着的人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群山之外。

然而律法说

“不行！”

律法必须遵守。

一天夜里，村子里发生了叛乱。

绝望把勇气赋予那些由于胆怯而逆来顺受的人们。

守旧老人们无力地抗争着。

他们被推到一旁。他们抱怨自己的运气不好。他们大骂不肖子孙，但当最后一辆马车驶出村子时，他们叫住了车夫，强迫他把他们带走。

投奔未知世界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

离那个漫游者回来的时间已有多多年。所以要找到他当初开辟的道路相当不易。

数千人死于饥渴，人们踏着他们的尸骨，才找到漫游者用圆锥形石子堆起的路标。



公正
法国 青铜

皮隆(G·Pilon 1528~1590)

这个拟人形象自文艺复兴以来，常常出现在艺术作品中，因为这是艺术家们认定的美德之一。世上真正公正的惟有时间，它把真理还给历史，把光荣赠予那些勇敢的开拓者。

希望

乔治·F·瓦兹 油画 19世纪

在人类所居住的这颗美丽星球上，“希望”总是被蒙蔽着眼睛，但她却一直是一个永恒的存在。谬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蒙蔽所有的人，也可以在很长的时间里蒙蔽少数的人，但它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所以我们还有希望。

从这时起，陌生的旅途变得不那么艰难了。

那个细心的先驱者已经在杂乱的丛林和荒野乱石中，留下了一道清晰可辨的路标。

它一步一步把人们引到了新世界的绿色牧场。

人们相视无语。

“他才是对的，”人们说，“他对了，守旧老人错了……”

“他的话才是真理，守旧老人撒了谎……”

“他的尸首已经在山崖下腐烂，可是守旧老人却呆在我们的车里，重复那些令人厌倦的陈词滥调。”

“他救了我们，我们反倒杀死了他……”

“对这件事我们的确很内疚，不过，当初我们要是知道的话……”

然后，人们解下马和牛的套具，把牛羊赶进牧场。他们建造起自己的房屋，规划自己的田地。此后很久，人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几年以后，人们建起了一座新大厦，准备把勇敢先驱者的遗骨埋在里面。他们没有像从前那样，把它作为守旧老人的居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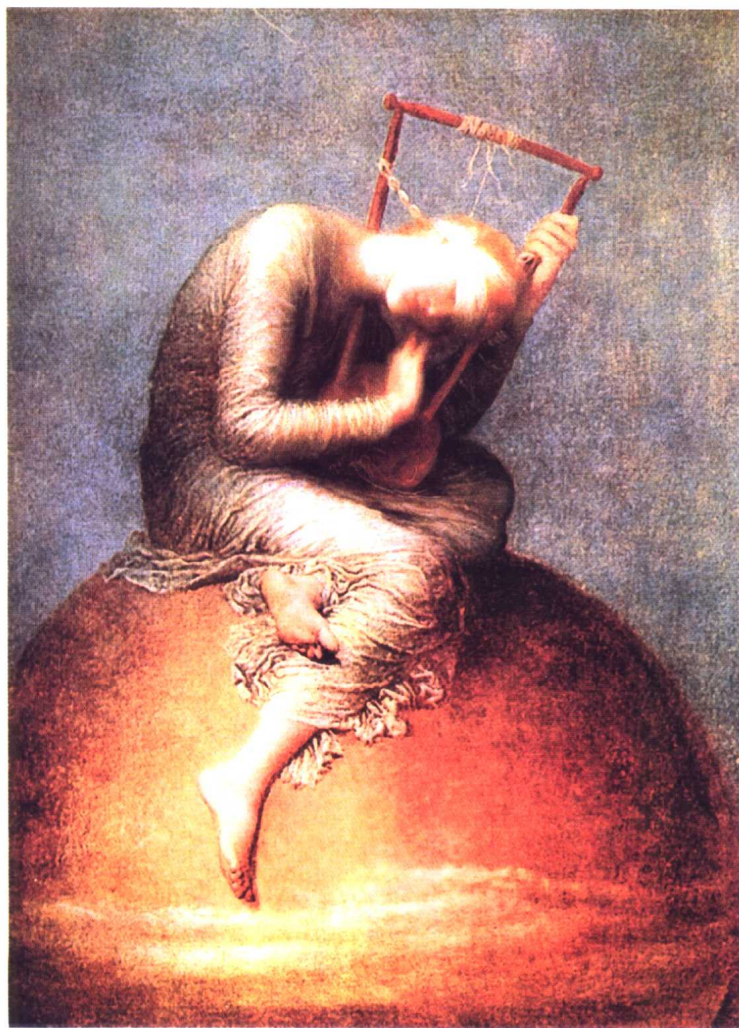
一支肃穆的队伍回到了那个早已被废弃的山谷。但是，当他们来到先驱者葬身的山崖下时，却发现先驱者的尸首早已荡然无存。

一条饥饿的豺狗已经把他拖入了自己的洞穴。

人们把一块石碑立在先驱者足迹（现在那已是一条大道）的尽头，上面刻着先驱者的名字。一个首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和恐怖挑战的人，他把人们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自由世界。

石碑上还刻明，这是心怀感激的后代所立。

同样的事情过去发生过，现在也正在发生，但愿将来不再发生了。



第一章

无知的暴政

公元五二七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夫（他来自斯科普里，这里是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中双方争夺的铁路枢纽）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在他的命令下，古代雅典的哲学流派才被最终压制下去。也正是这个人关闭了埃及硕果仅存的一座神庙——在信仰新兴的基督教僧侣们侵入尼罗河谷地之后，这座神庙仍然沿用了好几个世纪。

这座神庙坐落在一个名叫菲莱的小岛上，在尼罗河第一大瀑布附近。从人类有历史记载的时候起，这座神庙就是祭拜女神伊西斯^[注1]的圣地。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当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早已悲惨地销声匿迹之后，对这位女神的信仰却延续下来。直到六世纪，这里一直是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惟一场所，为数不多的僧侣们还在继续从事着在其他地方早已被忘却的活动。

而现在，遵照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目不识丁的农夫之命，这座神庙及其附近的学校都变成了国家的财产，各种古老的雕刻和塑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僧侣和象形文字书法大师们纷纷被投进了监狱。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人由于饥寒交迫、无人照料而死去时，具有悠久传统的象形文字绘写手艺就成了一门失传的



艺术。

这样的遗憾真让人忍不住叹惜。

假如查士丁尼（该死的家伙！）当时能手下留情，留下哪怕几名象形文字专家，把他们置于某个文化的“诺亚方舟”之中，那将会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得多。因为，尽管我们现在又可以再次拼写出古怪的埃及词汇（这归功于商博良^[注2]的天才），却仍然理解不了这些文字传递给后代的内在含义。

在古代社会的各民族中，这类事情不胜枚举。

蓄有奇特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一座座刻满宗教文字的造砖场，当他们虔诚地呼喊“将来还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诸神的旨意”，那时他们的心里是怎样想的呢？他们不断

查士丁尼一世及其随从

后堂侧墙镶嵌画 公元547年

拉韦纳圣维塔莱教堂 意大利

●
[注1]伊西斯：古埃及的女神。冥神奥西里斯的妻子和妹妹，象征忠贞的妻子和尽职的母亲，是埃及最受欢迎的女神。

·
[注2]商博良：1790～1832，法国历史学家，埃及学家，译解了埃及象形文字。



埃及手镯

金饰 埃及 约公元前930年
塞桑克一世时期(前945—前924年)的精美手镯,上面的图案与埃及的太阳神有关。

[注3]尼尼微:古代亚述国的首都,遗址在今伊拉克境内。

埃及太阳神崇拜

墓室壁画 埃及

公元前1000年 大英博物馆藏

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太阳神有不同的名字,太阳神始终是主要的崇拜对象。图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埃及男女正在膜拜鹰头的太阳神。



祈求圣灵的庇护,力图阐释圣灵的律法,把圣灵的旨意刻在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些圣灵的?他们忽而虚怀若

谷,鼓励僧侣们研究天宇,探索陆地和海洋,可是同时他们又是惨无人道的刽子手,人们稍微疏忽了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宗教礼节,就会有骇人听闻的惩罚降临在头上,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弄明白。

我们派出了探险队去尼尼微^[注3],在西奈的沙漠上发掘的古迹,译释的楔形文字书版足有几英里长。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各个角落,我们都竭尽全力寻找打开神秘的智慧宝库正门的钥匙。

就在这时,突然地,几乎完全出于偶然的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其实它一直对人们敞开着,随时都可以走进这座房子。

然而,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是坐落在阿卡德或孟斐斯附近。

它隐藏在密林的深处。

异教徒寺庙林立的木柱几乎把它遮挡得严严实实。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抢掠的对象时,开始跟他们乐于呼之为“野蛮人”或“野人”的人类打交道。

他们的相遇并不令人愉快。

这些可怜的野蛮人误解了白人们的用心,还举着长矛和弓箭欢迎他们。

来访的不速之客却用大口径手枪作为回敬。

自此以后,平心静气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变得十分渺茫。

野蛮人总是被描绘成一群崇拜鳄鱼和枯树,肮脏、懒惰、不学无术的废物,任何灾难在他们都是应得的报应。

这种观念在十八世纪发生了转机。让·雅克·卢梭首先用充满感伤的朦胧的泪眼来审视世界。

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打动了,也掏出手绢加入流泪的行列。

愚昧无知的野蛮人成为他们最喜欢谈及的题目之一。在他们看来(尽管他们从未见过任何一个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体现,三千年堕落的文明制度已经使人类丧失了这些美德。

今天,至少在这个特定的调查领域里,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了。

我们研究原始人类,就像在研究较高级的驯养动物一样,我们常常以为,其实二者并无多大区别。

一般来说,我们的辛苦总能换来果实。野蛮人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自我体现,他们只是没

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野蛮人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懂得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尼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深入彻底的认识使我们得以管中窥豹，了解人类这种万物之灵长在最近五千年内形成的很多怪异的天性，如今这些天性却深深地埋藏在一层薄薄的礼仪和习俗的外壳之下。

这些发现并不总能为我们的自豪感增光添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了解这种自己已经摆脱掉的生存状态，欣赏了人类已经取得的许多成就，这只能使我们以新的勇气对待手中的工作，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对落伍的异族兄弟们要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

这本书不是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奉献给宽容问题的书。但是宽容是个宽泛的命题。

偏离主题吸引力会很大，我们一旦离开大道，天晓得将在哪儿歇脚。

既然如此，还是让我用半页的篇幅，不厌其烦地来解释我所谈论的“宽容”的确切含义吧。

语言是人类最富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所有的定义注定都是武断的。因此无名小辈最好就拜倒在一本书之下，因为它的权威性已经被大多数能看懂该书的人接受了，都把它结论看成定论。

我说的就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该书第二十六卷一〇五二页这样写道“宽容（来源于拉丁字tolerare——忍耐）

允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能够

耐心公正、不带任何偏见地容忍。”

也许还有其他定义，不过就这本书的目的，我不妨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作为标准。

既然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把自己束缚在某个明确的宗旨上，我还是回到野蛮人身上，告诉你我从已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期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人们至今仍然通常以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不过是几声简单的嘟哝，原始人类拥有许多自由，只是在社会变得“复杂”以后，这种自由才消失。

最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在中非、北极地区和波利尼西亚进行调查，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时态和变格甚至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实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简而言之，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在恐惧中求生，在战栗中死去。

对野蛮人的通常想像是一群红肤色人悠闲自得地在大草原上漫步，寻找野牛和战利品，而我所讲的却似乎和这种想像大相径庭，不过这更接近于事实。

事情怎么会是别的样子呢？我读过许多介绍奇迹的书。



让·雅克·卢梭

1750年，38岁的卢梭出版了《论科学和艺术》，从而一举成名。他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战斗口号。